

合上文學教科書之後¹

——在大學中文系重遇中學課文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1

這裡的文學教科書專指中學的中國語文、文學課本。大學有時也用教科書，但一個科目用一本教科書的情況畢竟極少，所以，我們用合上教科書來代表一個階段的終結。合上教科書之後，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時間再長也說不完，我們需要加上一個副題，以免往後的討論漫無邊際。但無論怎樣劃定界線，這題目對某些同學是沒有意義的，例如從來沒有打開過文學教科書的——打開過卻「視而不見」的，也不妨劃入這一類；又例如對文學教科書切齒痛恨，以致一到了不必再用的時候，來不及合上就把它扔進垃圾桶的。不過這兩類人大概不會太多，也多半不會參加「預科生活動日」或看這篇文章。我們心目中的對象，無寧是有點喜歡文學，對文學教科書有點捨不得合上，甚至把它當作經典的同學。如果他們進入了大學的中文系，再度



樊善標教授演講

1 本文是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預科生活動日」的演講。

遇上熟悉的「課文」，他們可以有另外的方式去面對這些作品嗎？換句話說，我們以下要討論的，是大學中文系的一些學習特點。強調「一些」是因為沒法說得完備，而這正好和教科書的特質對照，下面也會談到。

2

一般預科生進入大學之後，第一個印象恐怕是暈眩。日常生活、人際關係等方面姑且不說，在學業上，大學教授——特別是文科和社會科學的——每介紹一個課題，都會提出多種觀點，並告訴同學不一定要全盤接受他的意見，只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了。從前教科書上言之鑿鑿的說法，教授常會重新檢查它，但那些論點究竟動搖了沒有呢？這也得由同學自行判斷。所以大學生最迫切的，是重新思考判斷是非的準則，學習怎樣發現、面對、運用不再確鑿的知識。

3

我們可以假設，在中文系裡重遇的第一篇「課文」是朱自清的〈背影〉。這篇文章在中一已經讀過了，〈背影〉以父子之情為主題，當是不必懷疑的，肥胖的父親吃力地爬過月台買橘子，這場面我們印象猶新。較少人注意的倒是以下這一段：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

這就是我們心目中偉大的父愛了：犯錯的永遠是兒女，父親則以無比的寬容原諒他們。朱自清的父親正體現了一個完美父親的形象。然而，這是真相嗎？〈背影〉的開頭說：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

按一般理解，「虧空」就是用公家的錢，慈愛的父親竟會犯罪！一本教科書的注釋說：

「虧空：支出超過收入，因而負債，叫虧空。通常用來指私自透支公款，這裡指債務。」

幸而「虧空」可以解作負債。再翻查朱自清的學生季鎮淮的〈朱自清先生年譜〉：

「小坡公〔引者案：小坡是朱父的別字。〕雖然做著官，但是一直以廉潔自守，而又不喜積蓄，這時還只是一雙空手，借錢才辦了喪事。」²

似乎可以支持上引的注釋，但仍沒有明確交代「虧空」的問題。姜建、吳為公的《朱自清年譜》在九十年代中期出版，卻有完全不同的記載：

「因祖母逝世，回揚州奔喪。父親時任徐州權運局長，在徐州納了幾房妾。此事被當年從寶應帶回的淮陰籍潘姓姨太得知，她趕至徐州大鬧一場，終至上司怪罪下來，撤了父親的差。為打發徐州的姨太太，父親花了許多錢，以至虧空五百元，讓家裡變賣首飾，才算補上窟窿。祖母不堪承受此變故而辭世，終年七十一歲。」³

可惜此書沒有注明資料來源。

根據各種記載，我們發現原來朱父的「劣行」不少，除了姜譜所說的，還包括對媳婦（即朱自清妻子武氏）態度不善、以私人交情要求朱自清任教中學的校長把工資直接寄到他處，後一事直接導致朱自清辭去教職。⁴ 可是這些記載並非出自朱自清的同代人，也沒有注明資料出處，無法令人完全相信。儘管如此，在朱自清的作品裡不難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最突出的是小說《笑的歷史》（1923）和一封致俞平伯的信（1922年11月7日）。⁵

《笑的歷史》以妻子武氏為主角的原型，有很多細節和現實中的朱家一致，例如小說中的公公任權運局長，家中有婆婆、姨娘，又有祖婆婆等。雖然小說容許虛構，讀者不能由某些細節屬實推論到全篇屬實，但如果武氏在朱家很愉快，朱自清以她為原型而寫出一篇內容截然相反的作品，仍是很難理解的。至於致俞平伯的信，把1922年暑假在父母家的生活描述為「鐵顏的事實」，其中意味尤其引人深思。

2 見朱金順編《朱自清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363。

3 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13。

4 這些記載包括：周錦《朱自清研究》（台北：智燕出版社，1978年，頁32-35）、周錦《關於〈背影〉》（收於周錦《朱自清作品評述》，台北：智燕出版社。案：筆者未見此書，該文下載自台灣「中平國中國文教學小組·學海無涯」網頁，網址：<http://163.17.222.3/cpth1602/chinese/learn111.htm>，下載日期：2003年11月28日）、蕭同《〈背影〉背後的故事》（「中國徐州網·五省通衢·名人與徐州」<http://www.cnxz.com.cn/wushengtongqu/zoujinxuzhou/mrc3.htm>，下載日期：2003年11月10日）、孫紹振《直諫中國語文教學》（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年，頁165-166）。又，朱自清在散文《憎》裡交代他離開學校的理由是和一名資深教師發生了衝突，沒有提到朱父要求代領工資一事。《憎》收於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

5 《笑的歷史》收於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4卷。致俞平伯信收於同書第11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2版），引文見頁127。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可以把由祖母逝世到〈背影〉寫成這幾年有關的事情排列如下：

1917年	祖母過世
(其後)	父親對媳態度不善
1921年	父親要求代領工資
1922年2月	與妻及二兒女離開父母，在杭州自組小家庭
7月	全家回揚州父母家度夏
11月	致信俞平伯
1925年	作〈背影〉

如前所述，部份資料是否真確不無可疑，我們自然希望找到更直接的證據，才作最後判斷，但在此以前也並非無事可做，〈背影〉仍舊可以引發我們對文學的一些思考：假設朱自清父子相處真的不融洽，這表示〈背影〉的感情虛假嗎？〈背影〉文末慨嘆不知何時才能與父親相見，在其他散文裡，朱自清也一再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愛，⁶ 這種感情應該是不用懷疑的。如果不必付出代價，愛人並不困難，但世界上很少人是完美的，愛一個



聽眾興趣盎然

6 例如〈兒女〉、〈冬天〉。

不完美的人就未必容易了。知道了朱自清父子關係一度緊張，我們就會明白〈背影〉中對父親的愛其實是經過考驗的，這不是更真實而深刻嗎？⁷ 朱自清另外有一篇散文〈冬天〉，第一段寫他們三兄弟幼時和父親相處的快樂，第二段寫他和妻兒在台州生活，其中有這幾句：

「在台州過了一個冬天，一家四口子。……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們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們四人。……妻剛從家裡出來，滿自在。」⁸

本來「空空」給人寂寥之感，但朱自清一家四口擺脫了大家族的磨擦，初嘗甜蜜的小家庭生活，「空空」就帶有溫馨平靜的意味了，這正是妻子「滿自在」的原因。愛父親和彼此相處不愉快並不相斥，兩種感受甚至可以並存於同一篇文章裡。

4

作品編進教科書成為課文後，就給人「神聖」的幻覺，由是作品的感情簡化了，遠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作者也變成了異於我們的「超人」。這一點同學在重遇陶潛〈歸園田居〉時或會有所體會。

陶潛的作品同學大概最少讀過以下這幾篇：

〈桃花源記〉	中一
〈歸園田居〉	中二
〈歸去來辭並序〉	會考中國語文
〈移居〉之二	會考中國文學

陶潛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形象，是「不為五斗米折腰」，唾棄官場黑暗，歸隱田廬，躬耕自養。的確，在〈歸去來辭〉裡我們讀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充份流露了作者歸田的喜悅。

〈歸園田居〉有些學校共教三首，即「少無適俗韻」、「野外罕人事」、「種豆南山下」，有些學校只教一、三兩首，甚至有只教第一首的。陶潛歸耕園田真的快樂嗎？一般教科書的題解說，第一首寫初歸之樂，第三首寫躬耕之樂，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第二首結

7 周錦〈關於《背影》〉誤以為〈背影〉作於1927年，所以質疑朱自清和父親不相見有兩年多，並非客觀環境不容許，而是不願意見他。其實〈背影〉寫於1925年，並發表在11月22日的《文學周報》第200期，周錦的推斷沒有根據。

8 見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第1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187。

句說：「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也透露了憂慮之情。

再遇〈歸園田居〉時，我們發現原來組詩共有五首，而且有些論者特別強調各首的連繫，如明代黃文煥的《陶詩析義》說：

「園田諸首最有次第。……前三首以入俗之苦，形歸居之樂，此從田園外回頭也。後二首以鄰里之死，形獨遊之歡，此從田園中再加鞭也。」⁹

於是我們細看以前未讀過的第四、五首：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侄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歿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一看之下不禁糊塗了，第五首開頭即說懷著惆悵遺憾的心情、拄著手杖回來，他究竟從哪裡回來呢？後半和鄉鄰飲酒歡宴，通宵達旦，又是為了慶祝甚麼呢？

第五首像沒頭沒尾，令人不明所以，可是連著第四首讀，又似乎說得通。第四首寫閒遊山澤，發現了前人遺下的居所殘跡，遇上前來採薪的人，一問才知道原來居人已經死去了，此地因而荒廢，成為採薪的地方，作者乃突然領略到「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本來在官場裡老是感到像困於樊籠，以為脫身歸田就可以得到長久的快樂，怎料除了擔憂耕種的收成外，還發現了生命有盡、死後暝然無知的可怕事實，¹⁰ 這是更大的恐怖，因為無處逃避。那麼第五首的「悵恨」和「策還」就不是突如其來了，¹¹ 和鄉鄰歡飲達旦當是假借及時行樂聊以忘憂。只讀前三首，我們對陶潛歸隱後心情的了解，顯然不完整。

假使〈歸園田居〉五首可以這樣解讀，我們就會發現，陶潛一生的苦惱可真不少，在

9 轉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教師、五六級四班同學編《陶淵明卷》下編（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48。

10 說「重新發現」似乎更準確，因為陶潛必然早就知道人皆有死，但或許因為在官場裡最困擾他的是另外的事情，無暇想到死亡；又或許太珍惜歸田生活，不能接受有失去的一日。此外還有很多大可並存的理由，這正是文學賞析的空間。

11 或許有人認為，第四首與子侄輩遊山，第五首則獨自策還，字面上不能連接。然而與子侄同去，但獨自提早或延遲回來，未必說不過去，而且提早和延遲各有意味，大可深思。另一種解讀，可以把出遊和回歸視為象徵，連繫兩首的主要是感情而非事實，似乎也能夠言之成理。

出仕的那些年間苦於官場生活扭曲本性，辭官之後卻擔心生計不穩，以及死亡的威脅。陶潛是否憂慮得太多了？我們再來考慮陶潛歸隱後是否快樂，他是否心如止水的隱逸者，是否符合我們向來對達人的想像，答案或許就不那麼肯定了。

既然從前理解的陶潛形像未必可靠，為了追尋真相，全面而深入地閱讀他的詩文，就必不可免了。他的作品——就像很多其他文學作品——沒有人敢說完全懂得，寫作的先後和背景也無法一一指實，我們只能細心比較各種說法，判斷哪一說較可信，但最終仍不可能得到確鑿無疑的結論——或許除了「陶潛並非心如止水的隱士」外。

5

有一篇奇怪的散文，開頭是這樣的：

「如果你問我這裡的冬天會不會下雪。我說，我實在是很喜歡吃雪糕的。你問我會選擇什麼內容的冰淇淋，我說，既然有一種叫花生，我喜歡花生。你問我，喜歡花生的拉納斯還是喜歡花生的露西。我說，喜歡蛋臉的查理布朗的風箏。你問我，為甚麼他的風箏一直很倒霉，我說，市場的霉菜如今是一塊錢一兩了。……」

牛頭不對馬嘴的問答延續到全篇的結尾。其實只要作者喜歡，或者有人願意接棒，這篇文章大可無休無止地寫下去。我們暫且不研究這篇散文想表達甚麼，我們只問它的作者是誰？相信很多同學會大吃一驚，文章的題目是〈答問——代序〉，收錄在作者的散文集《花木欄》裡，書中有一篇文章——〈店鋪〉——給選為課文，這位作者當然就是西西了。可是同學能夠想像，妙趣奇特的〈答問〉和描寫細緻的〈店鋪〉出自同一位作者嗎？如果只讀課文，不合上教科書，打開《花木欄》，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同一作者竟然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風格，而且平實的〈店鋪〉看來還不是她主要的面目。¹²

6

「不過作品一旦成為範文，並且抽離了原來的脈絡來講解，它的價值觀就會變得單純而狹隘，一方面佐證了世上有一套古今不變的價值體系，賢愚善否判然有別——這當然只是幻象；另一方面則把寫作活動神聖化了，似乎只有某些認可的情感才能寫進作品裡，而日常生活的瑣屑感受必須嚴格淘洗。於是作者和作品跟我們的距離就愈來愈遠了。」¹³

12 筆者寫過一篇文章〈甩掉主題的姿勢〉，試圖為〈答問〉提供一種讀法，見《作家》第10期（2001年6月）。

13 樊善標〈殘留記憶和後來看法——重讀中學課程裡的新詩範文〉，《呼吸詩刊》第7期（2001年12月）。

目前中學的語文、文學課程，已漸漸由範文中心轉向單元教學，可說是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問題是單元要怎樣組織，才能讓同學看到一篇作品和其他作品、和文學史、和現實世界等背景的種種關係，由此而展開作品豐富的意義層次。這些意義永遠說不完，具體的閱讀、研究方法也無法窮舉，指引開示的工作顯然不是一本教科書能夠勝任的。一個階段完成後，如果對文學仍有興趣和熱誠，我們要培養更寬廣的視野，更深刻的觀察，於是，我們合上文學教科書。